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九

張翰林錫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晚始侍讀于中 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與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

太常博士監涿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閘廢治公至則闔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貨刑恃讀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 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灾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灾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勾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悔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

青齊獲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壩地收稅緡緡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父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其爲同產公以皇祐元年七月某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其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柰何

賈翰林黯墓誌

文恭公王

珪

治平二年十月戊子翰林侍讀學士長樂賈君卒于京師先是君病且革天子遣使挾太醫晝夜臨視之君卒不能起贈尚書禮部侍郎又賜黃金其家明年正月辛酉葬于鄧州穰縣冠軍里將葬其孤士彥以君功狀來求刻文而納于墓中太原王珪爲之序成都范鎮爲之銘序曰按賈氏其先周康王時唐叔沙子公明封于賈遂以爲氏其後始顯于漢魏之間而望出長樂者世最大君諱黯字直孺世居真定之獲鹿自君之曾祖始徙于鄧今爲穰下人君少警悟方七八歲時人見其所作詩而驚偉之應祿六年中進士第爲天下第一除將作監丞言通判襄州事代還召試學士院拜著作郎直集賢院判尚書刑部知仁明堂覃恩遷右正言君年少

方進用遇事感慙數上言朝廷 仁宗識君手書常嗟官員之御史
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將以事見 上尚書郎杜樞獨出班問所
以留班狀久之殿樞監稅衡州蓋樞嘗駁開封府張彥方獄而事
連權貴人人皆知以此得罪也而莫敢言君爲力言之其後諫官
御史皆爭事 上前不能止因詔臺諫官自今須緣閣門自中書
俟百然後得上殿君又言曰群臣獨得與 上論事惟諫官御史
爾今旣不得時見上萬一有非常上何繇得聞邪固請如舊制數化
軍節度使狄青爲樞密副使君以謂 祖宗定天下而立勳勞者
多武臣然未嘗得與議帷幄者今承平之日久而驟用青行伍中
使四夷聞之以謂朝廷臣無如青必有輕中國之心又宿衛諸軍
見青尊寵若此皆傾心歸之此尤不可不察遷三司判官同修起
君注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至和元年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
銓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爲領文
書澤始去發喪旣服除日求磨勘君言澤與其父不通問者三年
借緋旣喪是豈爲孝乎文使坐營田里晉州推官李亢嘗入粟得
官後以罪引去它日應舉及第當改官始自言其嘗以罪去也君
曰士之罔冒其罪可置乎遂奏罷之福州推官劉朴在銓俟引對
而自以曉星氣挾此以游公卿之門君乃奏以爲靈臺郎於是士
人之知術數者不敢以自名君初脩起居注見 天子退朝御選
英咨訪治道而史官不得與聞至是因請修起居注入與經筵遂
爲定制嘉祐元年君以父春秋高請知陳州尋改許州明年遷尚
書兵部員外郎徙襄州屬父思歸南陽旣至家而疾篤君亦自移
疾委郡事佐官而去即日書自劾臺諫官以君輒去郡爲言降
知鄧州已而離父憂服除君以前嘗謫郡不敢入朝詔趣還之旬
當三班院明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判昭文館以疾復請郡乃除翰
林侍讀學士戶部郎中知鄧州未行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
先是朝廷以京朝官每三歲輒自言求遷官非所以敦食廉讓也
於是詔當遷者有司爲舉行之而朝士之近名者輒或辭磨勘至
數移督之不得止君以謂鄉者使其自言而士之不求進者宜有
以旌異之今無復自陳之嫌則士大夫何以辭不願磨勘也是亦

矯妄之人徼取恬退之譽陰圖進擢之望皆無益風化且考課之法豈特以歲月遷亦將稽其殿而黜之請九弊磨勘者有司不復督中書爲籍記之其後雖甚久皆毋得輒遷朝廷從君言於是偽辭磨勘者不復至矣十年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君御下方嚴所至人莫不憚之府吏舊七百人而諸嘗以罪去而復叙者皆籍外補之蓋嘗數百人公乃奏爲條其得復叙者須俟籍中闕乃稍補之又府吏之給事它官者更七次則一遷於是它官之請者歲不可勝數至有一事累請而爲兩役者君又奏爲條以其從事之所難者始得爲次數餘悉罷之於是府吏取君所決十餘事緣飾而唱言之御史亦以是繩君 仁宗見執政問賈某所爲私乎對曰無有私也然而言者不已遂易君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今天子即位遷中書舍人詔撰 仁宗實錄更群牧使治平二年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 上方親政事數進見具言無所避上嘗謂君曰朕欲用人而未識其可者對曰天下豈嘗乏人耶在陛下所用爾乃陳在人之法五事一曰知人之明二曰養育以漸三曰材不求備四

卷九

四

曰以類薦舉五曰擇取自代天子嘉納之是時選尚德寧公主君言曰國朝公主下嫁皆以祖爲父以父爲兄非所以正人倫之道也願詔諸公主下嫁如唐故事令盡其見舅姑之禮有司議濮王稱皇伯而不名朝廷下其議三省君勸 上從有司議未報八月京師大雨水君時已寢疾復兩上疏以爲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濮王議宜以時蚤決以塞天變踰月君疾未已願罷御史中丞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纔數日而卒享年四十四曾祖延隱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祖昭遜內殿崇班閣門祗候父汶著作佐郎致仕贈少府監母陳氏繼母史氏陳初歸其宗父戒君它日能自顯則往迎之君卒迎陳母歸封仁壽郡太君史封唐安郡太君九四娶馬氏任氏周氏皆蚤亡最後娶薛氏今封延安郡君二男子長元素蚤亡次上彥太常寺太祝五女子君所著文集三十卷尤長於議論云銘曰世言直孺舉進士第一不十餘年踐兩禁爲得志而不知直孺之事 兩朝開陳補益如此嗚呼使天假之年盡其所益則其澤之施於天下可勝旣耶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

范忠獻公雍墓誌銘

文忠公范

仲淹

慶曆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
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 上悼之為不視朝制贈太子
太師贈賻加等子孫遷官者五人有司議行謚曰忠獻以來年某
月日葬于洛陽之某原某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
人皇考諱某後唐初為校書郎并帥孟公器之嘗辟居幕中後又
從孟公入蜀蜀業既成遂為國相父之一日告老蜀主寵以太子
太保就第以疾終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某在蜀為刑部侍
郎後歸朝終于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考諱某以太傅蔭為供奉
官終于合肥郡之監軍贈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
追進京兆郡實生三子公處其季十歲而孤家甚貧太夫人遣公
就學常質衣以為資公警悟過人挺然國器舉進士咸平三年春
御前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知已薦公廉敏改筠州從事
秩滿以績用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遷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
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為洛陽主簿實典廩納而邑多
權要公必先細民而後形勢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
記公姓名署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陽
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為淮陽倅成命未行會萊公出
守西洛辟公貳留守司 朝廷俞之張公曰奪我賢倅耶公自茲
名重 朝廷改田曹外郎主判三司開拆賦五品服天禧中河決
滑臺齊魯旱且弊 朝廷遣兵數萬人塞其橫流千里之民皆奔
走負薪芻邑官荷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 天子患之命丞相暨
主計擇人以往僉以公為允除京東轉運副使至則度河之勢量
工集材邑官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而濟河防既就進度支外郎
河北轉運使列塞積兵計糧為大民租不能給須重其穀價募商
以納之縣官苦其瀆公視德博間地惟饒沃菽粟易斂又河渠通
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輦諸州緡錢就以平糶方舟順流集于邊廩
自是河朔財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陝西兵食不足困于轉饋命公

元轉運使賜三品服至則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下給以池鹽商嗜其息而農得以休 上即位就遷兵部外郎召拜戶

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踰年召還提舉京百司會環原州屬羗叛起大為邊患遣公

安撫乃見其酋長以恩威即時向順還 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躰加龍圖閣直學士主計如故公

好訪問善開納天下金穀之利病灼然居目中 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制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

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兩府策對 章獻太后泣曰 先帝崇奉此宮一旦至此賴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興復之意

因抗言曰 先朝極土木而成此宮一夕為燼豈天意耶如因其所存復欲興之民將弗堪不知焚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 章獻

意解曰不復勞人矣 上說翌日下詔以諭中外焉又嘗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居密府六載參嘗機務知無不為明道二

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踰月移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疾疫於關中為甚百姓轉于溝壑公先減實祿復損民有餘以振之活

數萬人每人躬自撫視至染厲氣臥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國家禦戎之備率多弛廢西羗狡狠必有窺邊之心恩不克威豈

久安之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 上深加采納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西戎果叛 上咨歎之授

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備未完屯戍尚寡公累章乞師朝議小其寇不甚為意一日元昊駭衆十餘萬圍延安城會大將石

元孫領兵出境上城中守卒纔數百人公身被甲胄復呼民登堦日夜嚴守遣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

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沒城中大恐無可守之勢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皆危今人力窮矣奈何郡南有嘉嶺

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之曰我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為虜魚肉神享廟食于茲土其無意乎歟暮陰晦雨雪天下寇兵暴露不知

所為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其神曰威顯公斯又至誠之感為不誣矣然二帥既沒累公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延安

吏民百數詣闕號許謂城當陷而存民將殞而生皆公之力也
天子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兆府且
許朝覲 上優遇之加資政殿學士赴鎮歲餘以安撫關輔之勞
改尚書左丞進大學士俄而復守西京有群盜集于襄陽漫淫汝
洛間 朝廷委公營之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逼兼示恩貸故其寇
歸者半戮者半民樂業歲乃大登 朝廷有詔褒之又言事者以
西事而來收兵大冗宜遣使擇去以寬其費 朝廷從之軍中往
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緩而棄之不可 上乃止公保釐三
歲拜禮部尚書時已抱疾至終之日洛人悲焉公嘗志在補益奏
藁累篋及其沈疴聞 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忠切以盡其心
公性恭和有風鑑門下所舉多至貴顯為時名卿藏書僅萬卷惟
小書五經則常提携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岷山處士童昌期論
易深達微奧以昌期所著書奏御遂行於時公著明道集三十卷
後集十卷彌綸集十卷雖高年貴位而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
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男六人
長曰宗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
公一年卒次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
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十人一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
六人早亡孫男六人子開子明並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奉禮郎
子諒子奇子淵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約于身勞
于國周旋四方始終一節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今二子六孫秀
異族屬豈陰德之在歟其素為公之所知又諸孤以其善狀求為
之銘

邦之偉人	念德不怠	勤勞王家	四十七載	入輔樞軸
作為股肱	皇猷克贊	天眷是膺	出臨藩宣	允尊節制
蹈乎憂患	濟以忠義	政本乎仁	行執乎恭	夙興夜寐
則善之從	歲月靡靡	終于壽紀	典禮具舉	神靈以喜
葬于先塋	舊植青青	子孫尚蕃	承祭祀芳	惟寧

張樞密奎墓誌銘

文忠公富

弼

清河張公墓祐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天平之郡寢明年其孤壽自宋馳蔡羸然哭且告予曰我先人歷官四十年以直道自任動與時戾相知如公者無幾又莫如公文今葬有日非公銘壙不足以信來世予亦哭之慟既而追念景祐末始識公于鄆于今有年後公又嘗治洛洛實予里中誠予知公獨詳敢不銘公諱奎字仲野祥符五年登進士科補并州軍事推官改常州團練推官轉運使舉監衢州課婺州有滯獄囚曰徐生法當死獄成三問皆不伏轉運使選公就覆不煩進逮訊掠視牘而辨徐得不死皆伏其明悟上官薦之者幾四十人用是改大理丞知廬州合肥縣移果州南充轉運使薦其能加殿中丞通判瀘州會秦州蓋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本道轉運使懼不敢專驛奏願得遣制使按于歧下 兩宮擇公以往公請對論蓋法起於霸政非王者可行然其利源至廣疏之則無窮若不得已令群商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多矣與夫壅之以自入怪民怨弊而興獄者異也 兩宮嘉其議因賜緋衣銀魚公至歧用所奏議悉除

其所負十一州者賴而獲免擢知江州一年移楚州楚號江淮劇郡 上益欲試之歲餘政大成遷太常博士朝論未厭召為殿中侍御史知滑州又移邢州丁母憂去職還臺授三司度支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賜服金紫俄遷侍御史河東轉運使詔歸以刑部員外郎知御史雜事未幾使京東關民充軍凡十二萬衆時太平既久百姓不識干戈暴聞集而黥之諸路皆驚逸獨公所至帖然還為戶部副使頃之羗人寇涇原大將任福失律朝廷議分陝西為四路改用儒帥公首被選任拜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招討安撫使兼知慶州公以州名犯皇考諱請換他路初不許既五月改陝西都轉運使俄知永興軍就遷禮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又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澶州就移青州遷吏部郎中移徐州又移揚州久之江寧府署火前此營兵謀欲為亂覺而伏誅至是長人者懼有變監門不得救已而一署盡焚 上怒甚發黜進公諫議大夫往代之至則簡材料工署居立完鉏茲植良恩刑並施不踰年江表稱治入判吏部流內銓審官院出知河南府府實天子別都

所在向皆大目爲守示寬簡不按吏亦不敢怨明堂祀恩遷給事中洛人垂白者語曰不圖老而見我郡之治也及公去又泣曰吾屬不幸不得我公于此還朝屬盜起東京濮上白晝執州官殺人市中凶黨棄之相扇結列郡震恐交奏請益兵擇吏以備非常

上曰安得才而仁者往綏吾民願于列無以易公即加樞密直學士知鄆州兼西州安撫使始至以策名捕數月盜悉平明年夏初疾作懇求分司南都以訪醫劑上思東方始定賴公鎮撫第賜告而已再踰月遂以計聞上久有大用意及是驚悼恩禮加等

以皇祐五年閏七月十六日葬于南京其縣某鄉某里年六十有五公之先累世居濮州晉城七代祖全義封齊王唐五代間有大功于洛沒謚忠肅洛人思王深立廟祠之至今不絕始公至洛父老見其儀狀雄偉如齊王喜曰真吾王之孫也於是皆歸之樂從其令其去也思之亦曰齊王爲皇曾祖裕好學避周漢亂不仕皇祖居實終鄆州嘉魚令考餘慶官贊善夫人贈兵部尚書妣宋氏贈廣平郡君自皇祖之前皆葬魯城公用吉卜獨舉考妣二喪葬

于宋故公之喪亦從而歸之今遂爲宋人公少以學行著始宋大人疾久不愈乃齋戒割髀肉和藥夫人餌之即有間既葬舍墓側負土自爲墳其松檟皆手植服闕然後告朝廷議慶帥上以改作甚重之雜取群從目名參考久之未決執政有曰張某孝是行必得忠厚者求忠目非孝子孰可上乃決時方有外虞凡陝西河北河東素號三路比他路爲最難或典邊或立漕或領州公皆往反更踐十餘年不得解至于火則治昇盜則治鄆四方每有急奏論者必屬于公非夫幹力強敏濟以忠恕疇能給此煩使然中外之人未嘗聞有過失多舌者或拍其慎以爲譏此觀過益以見公之懿也弟充有文器材亦舉進士喜爲將帥慶曆中屢奏邊效性頗踈遠雅與公異而友愛天至皆爲名臣公娶宋氏封永昌縣君早卒生一男壽登父叔科爲尚書都官員外郎嘗提點河北河東兩路刑獄才尚優遠得公之風再娶高氏封京兆郡君生二男元將作監主簿前公二年卒昭太常寺太祝生五女一適殿中丞王衮二適校書郎徐幾三適衛尉寺丞孔宗翰餘並幼五孫植綱

增增皆將作監主簿嗚呼盛哉若夫祖系世代見于翰林胡學士
所撰先尚書墓碑此不復書銘曰

自齊王傳七世而至于公爲厲固亦踈矣其間累葉不振逮百餘
年至公而後起治洛之政則密與王比洛人德之亦嘗廟祀公初
立朝三歷御史走職四方不究邦紀晚而益勤業茂德備幾大用
而遂往又莫施於康濟徒埋石而刻詞庶永昭於來撰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一

張恭安公存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

光

熙寧四年三月癸巳禮部尚書致仕張公年八十八薨於冀州私第其孤保孫狀公之功行遣使者走洛陽請其曰公將以八月壬申葬子為我銘公之墓其既哭自惟文辭鄙惡不足發明公事業然婚媿累世庶知公之志於他人為詳用不敢辭公諱存字誠之其先家於深州曾祖諱侑祖諱光偉贈太子中允父諱文質贈尚書左僕射母太原郡太君王氏自僕射以上皆不仕而家饒於財太平興國中契丹屢入塞僕射以深州城惡始徙居冀州明年深州陷公以景德二年登進士第歷蜀州趙州司理遷安肅軍判官天禧末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應詔者五十餘人唯二人中選而公與其一由是除著作佐郎知朝城縣寇忠愍公尹大名於僚吏中待公獨異曰觀君器業他日必當遠到秩滿為明封府司錄出知將陵縣通判雄州王文康公為御史中丞薦公自屯田員外郎改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遷兵部員外郎判益鐵匄院明道二年東京大飢選公為轉運使賑救有方優詔褒美就賜紫衣金魚間一歲徙陝西又徙河北舉按貪橫風績益顯景祐四年入為戶部副使寶元元年遷度支副使尋元昊僭叛西鄙騷動詔以公為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諸將爭進攻取之策公上言戎狄狂僭自古有之今大兵出征臣恐生民徧受其弊若元昊果有悛悔懷服之心無他邀求雖名號未正臣謂亦可闢略與其責虛名於戎狄曷若拯實弊於生民也朝廷雖不即從其右綏撫元昊亦略如公策康定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是時太夫人高年被疾公難於遠離而不敢辭朝廷責公不即之官復以待制知澤州明年徙知成德軍遭太夫人憂有詔起令視事俄還學士職公上言契丹與元昊為昏恐陰謀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會契丹聚兵塞上求關南地慶曆二年詔以公為河北都轉運使悉城河北諸州契丹講解復知成德軍明年自兵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充河北路都轉運使公辭以河北幸無事願以故官留成

德詔從之明年徙知青州間一歲入知審官院改知開封府明年
出知成德軍未行改河北都轉運使公上言恩州守臣非其人州
兵驕悍恐有意外之變不報俄徙陝西都轉運使恩州兵王則果
作亂公坐失舉察明年左遷知汀州先是冀州男子李教醉酒妄
言涉妖逆事覺自經死教兄敷為公釋其怨家告敷父母因敷私
屬公得免緣坐事下御史府案驗皆無實公猶以婚家落學士自
給事中降授左諫議大夫初貶江南尋徙知郴州皇祐元年復以
給事中知洪州明年復為學士在洪三年入判流內銓知審官院
出為澶州明年徙河北都轉運使至和元年徙知相州明年復知
審官院嘉祐元年知邢州明年告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家居九十
五年遇 英宗令上即位及郊禮恩就遷三官為禮部尚書公性
孝友始罷蜀州歸得蜀中奇繒物入門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上
請太夫人及昆弟姊妹恣擇取之常曰凡弟夫之所生譬如手足
不可離絕妻妾乃外舍之人奈何用外人而斷手足乎宗族雖甚
疎遠其貧窶者無不收恤男女孤寡者皆為婚嫁無一人失所者

為人莊重雖家居常自整飾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與語或至夜
分不命之坐閨門之內肅然如官存事小大皆有條理自始生至
終老凡與賓客相接常垂足危坐或宴飲終日連夜未嘗稍傾倚
有倦怠之色他人莫能為也其在官以精敏廉直為朝廷所知故
每有邊境及災害處多以公當之事無不集議量高遠能甄別人
物前後薦舉僚吏數百人訖無一人敗官為累者翰林學士鄭獬
屢舉進士不中見公於洪州公曰君科名當為天下第一得自有
時勿以為憂已而果然家本河北不習舟楫及謫官南方極江湖
之險每值風濤家人不勝怨愁公曰吾自省平生處心無可愧者
神明必將衛我豈沈溺於此哉怡然不以屑意在南方累年夫人
及子孫相繼物故者數人知冀州新信嘗有憾於公乘公之謫以
事殘破公家至伐墓中相以治道路他人謂公惟此憂患必不能
濟公以道自寬卒無恙而返及借為僕蠻所殺家人或有快之者
公輒怒責之公既納政還鄉里熙寧初河北地大震往往壞官府
民居公方食案上器皆傾墜左右奔散公安坐自如徐曰地震常

理何至驚焉遂如此時河決東瓊勢逼州城或勸公徙家邢州公曰
五家衆所望也苟輕爲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卒不徙朝廷
優禮舊德五授其子保孫以冀州官保孫欲順適公意九居處出
入及燕待賓客奉養供張之具皆不截爲二千石特故公雖退居
不自覺異於昔日也年逾八十耳目手足皆聰明輕利飲食起居
壯者或不能及嗜讀書且而不衰臨終前一日呼門生問西邊用
兵今何如朝廷法令無復變更否其忠愛之心蓋出天性非有爲
而爲之也計聞太常益曰恭安夫人永安郡君劉氏先公亡二男
長曰貽孫大理評事次曰保孫殿中丞五女長適進士李敷次適
供備軍副使賈世永次適婦明敏學士司馬某次適供備軍使任
永次適歷城主簿刻志歸鄉孫及適賈氏劉氏女皆早卒公久在
貞位宗族用公蔭補官者九三十餘人銘曰

福善之道

世或疑之

以公而觀

決無可疑

仁不遺親

忠不忘君

立身謹嚴

當官恪勤

入踐堂閤

出臨藩帳

自少通顯

逮于納祿

體強無疾

皆用常充

年垂九十

榮樂而終

章綬纍纍

延于九族

歸從祖考

是謂全福

胡尚書則墓誌銘

文正公范

仲淹

寶元二年三月十八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薨于餘杭郡之
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于杭之錢塘縣南山履泰鄉龍井源
以夫人穎川郡陳氏祔焉禮也孤子潛泣而言于友人范仲淹曰
禮經謂稱揚先祖之美以明著於後世此孝子孝孫之心也然而
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處喪之言嗚呼能文今得浙東簽署寺丞俞
君狀先人之事而敢請誌焉仲淹曰孔子見齊衰者必作重耳孝
於親也敢不唯命公諱則字子正婺之永康人也昔虞舜之後有
胡公武王封於陳蓋族望之來遠矣皇考諱彭王考諱毅皆隱於
唐季其道不顯考諱承師在鄉閭間以積善稱因公而貴官至尚
書比部員外郎贈吏部郎中妣應氏封永樂縣君贈普寧郡太君
公少而個儻負氣格錢氏爲國百年士用補蔭不設貢舉吳越間
儒風幾息公能購經史屬文詞及歸 皇朝端拱二年御前登進

士第釋褐爲許州許田尉以幹開補州廣濟宰又補憲州司曹以本道計使諫大夫索公湘之舉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爲署員州節度觀察判官公事升本省丞知潯州拜太常博士提舉二浙權茶事兼知桐廬郡丁太夫人憂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郎提舉江南路銀錫場鑄錢監擢任江淮制置發運使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丁先君憂終制知玉山郡移福唐郡拜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內銓以舉官累責授少常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鎮河北都轉運使給事中入權三司使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陳州進吏部再牧餘杭郡踐更中外凡四十七年得請加兵部侍郎致政朝廷命長子通守錢塘以就養又六年而終享齡七十有七 天子聞而悼之進一子官初至道中公在憲州時西寇梗邊朝廷命帥五路入討詔負三十日糧以從之索方引公督隨軍糧草事公曰爲百日計猶或不支奈何索迺遣公入奏召對逾刻公陳邊事如指掌 上顧左右曰州縣中有如此人遂可其奏且示甄拔之意後大帥李繼隆果與寇遇旬不解

索曰微子已敗吾事一日其帥移文曰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公曰

師老矣矯問我糧爲歸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索從其議彼即自

還無以咎我其先見如此 王弼恭公墓碑太宗至道二年遣及索

公主河北計又奏辟之遂有貝州之行朝廷遣使省天下冗役就

命公行河北道凡去籍者僅十萬數民用休息在尋州人有虎患

公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其誠之效歟按池州永豐

監得匿銅數萬斤吏懼當死公思之曰昔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亡

之前史義焉今銅尚在吾忍重其貨而輕數人之生耶咸以羨餘

籍之不復爲坐在江淮制置日會 真宗皇帝奉祀景亳公實主

其供億千乘萬騎至于禮成無一毫之闕 帝深愛其才面加獎

勞遂進秩登于計相之貳在廣南西路有大船困風于遠海食匱

資竭以不能進夷人告窮于公公命瓊州出公帑錢三百萬以貸

之吏曰夷本亡信又海舶來風無所不之公曰遠人之來不恤其

窮豈國家之意耶後夷人卒至輸上之貨十倍其貸朝廷省奏而

加焉又宜州繫重辟十九人時有大水公不慮患而特往辨之活

者九人焉在福唐有官田數百頃民輸租食利舊矣至是計臣上言請就粵南之責其佑二十萬貫民不勝弊公奏之未報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重足之言而弗從刺史可廢矣乃有俞詔減其直之半而民始安公領三司使實於財利不以刻下爲功特上其改作公首請奉詔其事遂行公性至孝自曲臺丁太夫人憂廬于墓側以然紀有草木之祥本郡表之及西京之行以家君朱紱爲請上曰胡某爲孝雖非其例與以明勸也搢紳先生榮之又天禧中尚書郎某朝廷擬君諫大夫知廣州公以家君八十歲懇辭于政府乃復有制置之行李以表去職得盡心於喪葬公富寧量篤風義往往臨事得文法外意人或譏之公亦無悔焉其輕財尚施不爲私積士大夫又稱之福唐前郡將被訟去官嘗延蜀儒龍昌期與郡人譚易率錢十萬遺之以歸事在訟中及公下車昌期自益都械至公曰斯可罪耶遽命釋之見以賓禮法當償其所遺公代以俸金仍厚遺而還又濟陽丁公爲舉子時與孫漢公客

五

許田公待之甚厚及其執政而雅故之情不絕若休戚士人而未嘗預暨丁有朱崖之行昔之賓客無敢顧其家公實被議出玉山郡尚屢遣介夫不遠萬里而往遺焉此又人之難矣及退居西湖乘畫船泛清波深樽雅絃左子右孫與交親笑歌於歲時之間浩如也人不謂之賢乎夫人穎川郡君有慈和之德先以壽終令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前知睦州祥符縣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所至政能有先君風度次曰相好學有志識朋友多之次曰桂俊異居喪而士次曰維孝謹有成人之風二女長適泉州德化縣蘇璠次適御史臺主簿華參而士其閨門之範見于穎川之誌仲淹非爲齊衰之情嘗倅宛丘郡會公爲二千石以國士見遇見與都官布素之游誠可代孝子而言焉銘曰

進以功 退以壽 又可書 石不朽 百年之爲兮千載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集卷十二

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

文中公富弼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公以疾薨于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天子感慨一不御垂拱殿朝特贈兵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文正錄孤賻物悉用如等中外士大夫駭然相弔以泣至於嚴密處逸無不痛惜之其孤護帷幘還洛卜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壬申葬于河南縣萬安山尹樊里先壙之側孤馳使來求銘將納于窆曰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于長安唐垂拱中履冰相則天以文章稱實公之遠祖也四代祖隨唐末嘗為幽州良鄉主簿遭亂奔二浙家於蘇之吳縣自爾遂為吳人時中原多故王澤不能逮遠於是世食錢氏之祿蘇州糧料判官夢齡以才德雄江右即公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時初聰警嘗舉神童在秘書監集春秋洎歷朝史為員談錄六十卷行於時祕監生鼎博學善屬文累佐諸王幕府端拱初隨錢俶納國終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公即掌記之第三子也朝廷以公貴用太保太傅太師追贈三代又擇徐許越吳四大國追封王妣陳氏妣陳氏謝氏為太夫人公諱仲淹字希文不幸二歲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北歸之初亡親戚故舊貧而無依遂再適朱氏公既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懼傷吳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亳吳國命始奏而復焉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理掾權集慶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推泰州西溪鹽廩以勞進大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關隸以吳國老疾辭監楚州糧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相以文學薦公于朝試可署祕閣校理時章獻皇太后臨政已巳歲冬至上欲率百僚為壽詔下草儀注搢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畏憚無一敢論者上又專欲躬孝德以勵天下而未遑余卹公獨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碩居下矧為后族強逼之階不可以為法或官中用是為家人禮權而卒於正斯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罷上書儀然後頗不擇尋出為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謀葬吳國再請通判陳州遷太常博士聞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訪焉

出於中旨廼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上官賀慶事為戒明年章
后弃長樂權為右司諫屬朝廷用章后遺令策太妃楊氏為皇
太后預政制出都下詢詢公上疏極陳王者立太后所以尊親也
不容冀幸於其間未聞武武相躡一二而數况復稱制以取惑天
下耶臣恐後世有以窺之者上悟第存后泣號而止公彈補闕
失無所阿忌貴倖仄目不欲久留諫職因江淮飢以才命公體量
安撫雖別領走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弊十事皆政教之
大者累月還朝適議廢郭后公上書曰后者君稱以天子之配至
尊故稱台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萬國也故繫如此之重未宜以
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陛下當面諭后失放之別館揀妃嬪
老而仁者朝夕勸導俟其悔而復其宮則上有常尊而下無輕議
矣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及羣御史伏閣門論列如前日語
上遣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容取漢唐廢后事為解辭
憐公曰陛下天姿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
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論議甚切直又明日晨
率道輔將留百辟班揖宰相廷辯抵漏舍會降知睦州臺吏促上
道在郡歲余知蘇州朝廷知清議屬公就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
待制召還有人內都知閻文應者專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
政知而不敢違公聞之不食將入辯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
以家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遽命寬文應
嶺南尋死于道公自還闕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主侍
從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
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
公處之采月威斷如神吏縮手不敢舞其姦京邑肅然稱治于時
官方無紀每對未嘗不為上方陳治亂之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
宰相之職也天子日擁萬機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職苟
官品以類撰次至於超遷序進附見其下為圖以獻庶上易覽
宰相益不悅嫉其黨短公於上前公亦連詆宰相不道不行不
肯已坐是去閣職貶知饒州是日上封移書論公以忠義獲譴極
道所不可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為朋相繼謫去治饒未久徙潤

又徙越賓元初羌人盤境叛間歲悉眾寇延州大將戰沒關中警
嚴於是還公舊職移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使議者謂將漕
之任不預戎事遂改充經略安撫副使仍遷屯圖閣直學士吏部
員外郎以寵之至部首按鄜延時延安始困兵火障戍掃地城外
即寇壤歸然孤壘人心危恐發食待窺凡朝廷遣守皆以事避免
遷延不時往公遂留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待寇之復來

上嘉而從之屬亡戰日久兵無紀律猝有外警蕩然不支公於是
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析為六將分命裨佐訓教不數月舉為精
銳士氣大振莫不思戰而寇知我有備即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
諸路皆以為法力城青澗復散亡屬羌萬餘帳開營田數千頃以
收軍實人視延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可坐守老
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為未也無幾涇源師出敗于
好水川 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人遠甚前此賊以書署僭號
遺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報賊乃自占荅黜其僭署為陳逆順禍
福立遣使者還未出境聞好水敗始悟賊書謫而非誠益自信立

報為是執政以公擅報罪當誅 上知亡其責止命削一官降知
耀州幾月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
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有馬砦者素為賊衝然地與賊境相衝又
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出不意駐柔遠砦別遣蕃將取其地得之
先命長子入據以率眾公亦親往勞士有頃賊三萬騎叩城下公
麾兵血戰則遠北戒諸將勿追已而果有伏夜遁城既立詔名大
順徐又城細甃復胡盧等砦招明珠滅臧二強族各萬餘人及並
環千餘帳內附自比環慶屬羌悉為吾用光是卒驕難使王將咸
務姑息公築延慶諸城募民不足乃雜使禁旅蓋素服公威惠
勞苦雖且死不怨久之涇源師再喪定川關輔復震而虞變生公
知親率戢下兵連夜赴援且將邀賊歸路擊之會已出塞遂班師
因移其兵耀于關輔人心於是大定初定川事聞 上頗駭謂侍
臣曰得范某出援吾無憂矣數日公奏至 上大喜懷其章示執
政曰吾知范某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朝廷以戍卒
屢劾議黜鄉人為軍人懼其竄匿不願黥公改命涅刺其手非校

戰請農於家后罷兵獨環慶路鄉軍得復爲民民德公至于今不忘朝廷尋盡以西路委公置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安撫經略招討使方謀取橫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亡無目懼不克當因遣使講和明年春召公爲樞密副使凡五讓不從乃拜之與議謂公有經綸才不當踞於兵府是秋改參知政事 上倚公右于諸臣公亦務盡所蘊以圖報然天下久安則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公將劇以歲月而人不知驚愆久之道也 上方銳於求治間數命公條當世急務來公始未奉詔每辭以事大不可忽致於是露薰降手詔者再遣內臣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閣給筆札令立疏者各一日日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其暇歲月待耶即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擇守宰謹赦令厚農桑之類者又先特別上法度之說甚多皆所以抑邪佞振綱紀扶道經世一一可行 上覽奏褒納益信公忠耿不爲身謀卹也遽下二府促行論者漸齟齬不合作謗害事公知之如不聞持之愈堅明年秋邊奏疑若有警署者公慮帥臣恃和

而懈因懇請按邊即命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寇掠邈然在賊腹中本道帥病無供餉奏欲棄之公曰麟棄疆場日蹙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于鄙於是得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邊有廢地尤廣著令禁不得耕郡縣以敵嫌不敢正視前歐陽脩來使盡籍其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輸可代轉輸之勞以帥議不協罷公至知其利大且亡所嫌者屢奏如脩議便後止耕可嵐一境而塞粟已充矣公既度陝以西羌好難保而邊計尚缺踈手奏願解政事復領四路以摠護諸將即除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以疾請鄧許遷給事中三年又請浙郡因得展先君之墓移杭州加禮部侍郎祀明堂沆遷戶部又移青州兼東路安撫使幾歲疾病又請領肩昇至彭門遂不起年六十四公爲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跂蹠從耳勉慕皆欲行之於已自始仕慨然已有康濟之志凡所設施必本仁義而將之以剛決未嘗爲人撓歷補外職以嚴明馭吏使不得欺於是民皆受其賜立朝益以推事有不安者極意論辯不畏權倖不覺憂患故屢亦見用

然每用必黜之黜則欣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
我道則然苟尚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謂信
道篤而自知名者也 在陝西尤為宣力以儒者奉武事又邊備久
廢忽而王師新敗剝喪破漏莽乎無所取濟公周旋安集坐可守
禦玄貳觀豐夏適圖進討會羗人復修貢朝廷姑議息兵而從其
請於是不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閱武練將可以震敵城要害屬雜
羗可以扼寇此後世能者未易過也 至於墾田阜財立法著信愛
民全國體赫赫在人耳目皆可為敵敵之地者又可道哉其歷二
府纔歲餘而罷若夫天下至重又安之弊至深而欲以一二歲臨
之而望治雖愚者知其不可得况所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行
者又即改廢不用茲所以重主憂而生民未得安也 宣撫之初讒
者乘間蜂起益以奇中造端飛語亡所不及其甚者必欲擠之死而
後已賴 上寬度明照知公無他始終保全獲沒喘下嗚呼道之
難行也而至是乎儉人苟欲伸已志而不志乎邦家此先民所以
甘藜藿而蹈江海也 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

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每撫邊賜金良厚而
悉以遺將佐在杭盡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疎屬而歛無
新衣友人醜貲以奉葬諸孤亡所處官為假屋韓城以居之遺奏
不干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于道不為祿位出也 作文章尤以傳
道名世不為空文有文集二十卷奏議若干卷兩府論事若干卷
娶李氏故叅知政事昌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卒於鄱陽今舉而祔
焉四子純佑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疾廢于家純仁進士第
光祿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温厚而文識者曰范氏有子矣三
女長適殿中丞蔡文次適封丘主簿賈萊男諸孫三長正臣守將作
監主簿一男純粹一女二孫並幼銘曰

公之世系	源于陶唐	晉會食范	厥姓始彰	睢窪彘增
滂審雲質	茲惟聞人	間代而出	或霸或季	所有何述
粵自得姓	千五百年	獨公挺生	為天下賢	涉聖之餘
揭厲泗公	道尊德融	事公實繁	人獲一善	已謂其難
公實百之	如無有然	遭時得君	位亦顯焉	罹此讒慝

志莫究宣 元元卒艱 噫嘻乎天

杜待制杞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慶曆二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 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好學通知今古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龍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 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淫猥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為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

曉東名十一

六

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爾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為酒大會環州戮之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疴病脅脅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驅賜諸溪洞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為國失信於蠻貊 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為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 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 天子為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馳殺邊戶掠

奪羊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取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與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敢復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 天子震悼賻卹其家以其子劭為秘書省校書郎君以陰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昌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貴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父之以為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為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為開封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邵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為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為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譽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子其縣某鄉其原銘曰

其敏以達 其果以次 其守不奪 其摧不折 其終一節 茲謂不沒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三

郭將軍遠墓誌銘

太史范

祖禹

公諱遠字仲通世家鉅鹿國初徙京師後卜葬洛陽因家焉曾祖
隱贈太保祖榮贈太傅考斌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何氏祖妣崔
氏妣賀氏追封信安永嘉華原三郡太夫人公幼慷慨喜兵學初
以父蔭補北班殿侍寶元康定間元昊擾西陲凡遵為延州西路
都巡檢使遇賊死之朝廷優卹其家錄公為三班奉職時范文正
公仲淹為陝西都部署公往隸麾下范公器之勉以學問待之如
子姪延安有募兵十八人號青剛社勇皆絕人一日捕虜誤殺屬
羗有司皆論死將刑之公請於范公願赦之以責後效范公亟令
毋殺得活者十有三人尹洙為陝西經畧判官趣范公以延州兵
取靈武范公召公計議公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
其利范公曰君之言然遂決意不復出師洙怒而府中將吏皆謂
公未幾涇原任福全軍沒於是向之謂公者以不出師為幸且服
公先識陳恭公執中薦公試武藝會龍武勳奇安撫王文忠公堯
臣力薦公材武且有戰功改右班殿直陳公安撫京東屬歲多盜
奏請公為駐泊捉賊屯青州陳公嘗謂賓佐曰當今名將無如葛
懷敏衆唯唯公曰懷敏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陳公甚怒後數
日謂公曰君何以知懷敏必敗公曰喜功徼倖徒勇無謀可禽也
陳公歎曰君真知兵懷敏今覆軍矣召試入等進右侍禁授真定
府兵馬監押會保州雲翼軍擁兵馬都監章貴據州叛安撫使田
公况都部署李公昭亮召公往招之公與保州兵馬監押侍其臻
嘗同事范公臻為賊所留公馳至城下出紫囊示賊曰此舊物也
誰識之者臻應曰臻識之即再拜貴與巡檢史克順亦拜皆曰願
君登城相見公乘城徑入開諭禍福皆泣拜請諭衆歸順貴等由
此得全然亂兵或疑未肯下且曰或殺降奈何公曰我留城中以
為質或殺一人來碎吾身可也衆感激皆請降公悉開所塞諸門
以出降兵保州平詔先授閣門祗候然後論功都帥嫉之不肯議
賞復阮降卒四百餘人公力救之不可求還鎮陽不許俾公守城

門不昇以兵不給以食復欲因事中之以法民皆歎曰完此城者此公也爭往餽之久之方脫去富文忠公弼宣撫河北公謂之曰保塞之冤盡訴于我公曰賞以閣門職夫復何冤富公曰吾知已詳而君不言真長者改雄霸州路沿界河至海口同巡檢又以爲定州駐泊兵馬都監進東頭供奉官充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丁太夫人憂乞解官三請乃許邊郡武臣小使臣亦許行服自公始服除復授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大臣薦之乃以爲涇原路駐泊兵馬都監兼知鎮戎軍先是虜知漢法不敢過壕每爲寇公命邊吏追奔突擊必得所掠而後已迄公去不敢犯邊皇祐五年秦鳳路通古渭州公受詔以本部兵赴援三戰皆勝遂拔其城擢授禮賓副使尋兼閤門通事令及改河北路沿邊安撫都監兼同提點諸州軍寨擁塲未行選爲賀契丹國母生辰副使會虜中群臣上其主尊號請南使同上公與國信使吳公奎固不可虜欲脅之夜聞帷外有兵刃聲公堅卧不起虜人促之急公曰使臣可殺不可屈虜之君臣乃好諭曰北朝盛禮願南使一觀公曰當觀於何所曰立本班公使還報曰不可復命曰立於別次乃入卒觀不賀使還虜人以為言吳公出知壽州公亦降授汾州兵馬都監故相龐公籍鎮并門俾公權知忻州契丹請天池朝以爲故疆久不決龐公委公往議公於故牘得興國中契丹移文天池縣曰遙祀天池廟有應以屬南朝地未敢擅修公以示龐公龐公喜命公自爲報命虜遂伏龐公薦管勾河外三州軍馬未受命會下溪蠻彭仕義反加帶御器械充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兼知潭州捕得仕義親信置左右以爲小史善遇之久之乃備言山川地形虛實情僞用兵長短嘉祐三年春用小史爲鄉導以步兵進討破羅城峒及賀府等二十餘隘拔新州又街枚夜進踰旬至仕義所居桃花州一戰破之仕義棄城走遼酋七百餘人仰血乞降公受降以闡賞功拜本司使邵州武岡楊昌遠反詔以公爲荆湖南路兵馬鈐轄兼知邵州至則潛師夜起徑至賊壘黎明圍數匝昌遠望柵大呼公命縱火焚柵斬其將雷鐵城等數輩諭昌遠令降昌遠曰我平生勇冠諸峒一旦窘此知昌遠不及施非戰之罪願射公三發不中即降公

曰天道助順爾何能為昌透注矢三發皆不中諸蠻驚畏以公為神相率願降并以所領十餘州永輸租賦公受降以聞荆湖南北悉平訖差知廣信軍遷六宅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公曰吾結髮從軍大小戰陣必在其間成都乃享厚祿養資考之地非報國本意固辭不行以六宅使領端州刺史權涇原路馬步軍副都部署明年就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升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加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惠州仍衛使賜號雄勇亮節功臣英宗即位加容州觀察使升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馬步軍鈐轄公入朝兼總二司未幾兼領殿前司上親試田墾韓存寶武藝不中格皆許云嘗從郭某涇原有功未賞上命公升殿問之信然乃錄用之上顧問邊事公條具方略以對上甚悅泛論朝廷大事時富公以直諫被讒上問公何如公曰富強忠亮臣以全家保之上察公可備輔弼治平元年先以公復為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二年正月制授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封文水郡開國公改賜推忠佐理功臣及國門公感疾

上遣中貴人以國醫來未瘳復令平原夫人往視公曰下且有疾上為天子憂未能造朝而先見家人非禮也令勿下車而返韓忠獻公璿欲寬塘灤之禁同列以為不然論於殿上上甚怒韓公未敢對公進曰臣詳知塘灤利害誠不足恃同列大臣進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豈曰不足恃公曰設險者審權術修法令議制度正綱紀是也未聞止謂塘灤澶淵之役豈無塘灤耶他日誤朝廷守計者必塘灤也歐陽文忠公脩進曰郭某之言是也上意遂解三年領簽書樞密院事為陝西四路安撫使權涇原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司兼判渭州公懇辭樞職上曰初欲授卿宣徽使慮外人以為罷政第領樞職往重使權公力薦今丞相范公純仁等數人而後行党彥令征反殺巡檢陳敢朝廷議招懷公以謂始服終叛為梗不已今又殺王官當以威懲之一族既破諸部必降因繩之以法則邊患由弭遂決意用兵二月師次榛吳川令征挺身來降公不許命執之進師討諸未下者大破之拔鷓鴣訓狐等城乃散諭諸羗俾安心歸業毋若令征自取勦絕諸羗畏感爭

出犒師因駐兵塞外觀眩凡山川見強弱利害所在乃城榛吳川又遣諸酋諭青雞川諸部示以威信悉效順又城青雞川二川飛騰相恃新附降者萬餘帳地數百里皆在腹中乃置酒召諸酋犒燕酒酣語之曰汝等今日遂爲王臣何以報國諸酋頓首曰惟公命公曰諸君利牧養而拙耕稼故二川沃壤鞠爲蕪莽汝等可近山畜牧以閑田來獻諸君曰謹聞命有客田者我等爲公滅之得良田千餘頃乃下令召弓箭手人受田百畝馬五十疋旬月得壯士千人騎千疋省屯戍餽運之勞詔獎之賜榛吳川堡曰治平寨青雞川堡曰雞川寨 神宗即位加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復乞解樞職會御史中丞言宰相不押常朝班以爲跋扈相公爲黨公固請開郡召還朝至京師闔門待罪 上遣中貴人促視事公力辭乃爲宣徽南院使充京東西路安撫使判鄆州至州七日拜鄆延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判延州時種諤誘鬼名山降夏人誘知保安軍楊定內殿承制侍其臻右侍禁張時庸殺之邊事方起故命公往初種諤取綏州朝廷以諤擅興生事命公急當必棄之

公以夏人殺王官而所得綏州復棄徒取輕耳當必留之會夏人以衆十餘萬欲復取綏州公遣劉甫屯綏平王雅屯一後寧燕達守綏州賊攻圍不克而去遣薛宗道同周宗義來告諤公之喪且請綏州公言不可許又欲納塞門安遠二寨易之朝廷遣今丞相韓公績故太僕卿劉航來就議公執初議然朝廷曲徇其請許之熙寧二年都囉重進奉誓表以二寨來易朝廷下誓詔予之公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韓公問重進曰二寨且獻封界何吝鬼名喪寨党移賞娘來交寨公遣機宜官往會之夏人欲二寨綏州同日交易公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後還綏州虜使曰二寨寨基是也何界之有會有詔俾公焚棄綏州公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國爲夏人所賣安用守且爲頓以死守之藏其詔不出潛訪地界得祥符中西平王檄爲驗虜使遂誅而去公以其事聞 上大驚顧大臣曰不知綏州今存否亟遣問之大臣皆恐即降詔云某月某日指揮更不行詔至屬僚皆驚曰前詔云何未之見何也公徐出之乃促公焚棄綏州公曰曩遂奉行今則何如將吏皆歎伏公

乃以前詔上且言綏州見存待權朝命違詔旨之罪詔褒之曰淵
謀秘畧乘中事機有臣如此 朕無西顧之憂矣詔數百之罪
以拒之卒留綏州鬼名山之衆凡一萬二千既降未有以處之公
以夷狄獸心散居內地或生後患廣務賑貸非可經久乃戶選壯
士一人爲捉生軍分隸蕃將貸以耕具闢延州順安懷寧等曠土
以居之夏人欲執景珣來獻以易名山等公上言夏人詐謀不可
信若納珣而拒名山則棄前恩生後患異時誰敢嚮化景珣庸人
何繫輕重朝廷乃拒之初楊定等死公密謂邊吏得殺定等首領
姓名謀告曰夏人將斬殺定之人於境以謝罪公曰此將斬囚以
給我徽宥州詰之且曰必執李崇貴等來虜曰殺之矣公曰崇貴
等見存職任狀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懼乃歸楊定之子執李崇
貴韓道喜以來公遣姪忠紹獻闕下朝廷大臣以秉常初立欲以
官爵授其左右任事之人公上疏曰彼主幼國疑當不受詔借或
受之必僞立姓名以邀金繒今既恭順當開布大信以示威靈所
加不宜誘之以利果不奉詔如公所料未幾虜以重兵寇邊 上

手詔賜公曰秉常納款詞禮恭順 朕務來遠以息邊民方降誓
詔且備冊命使猶在道兵已犯塞可具經久守邊方畧以聞公上
言夷狄之任不常古無一定之策然久遠不能易者十事條上之
終曰 陛下推心委任賢才專意篤行仁義刪苛法而寧衆心省
重役而安百姓邪佞不聞於耳正直常致於庭天下何憂不和四
夷何患不服若攻守方畧應變權宜貴無聲無形不可預言 上
嘉納之然必欲聞措置大畧遣知河中府蔡公延慶來就議 上
降問目咨訪利害公具條對附延慶上之明年虜以親軍夾河壯
騎侵順安綏平黑水等寨諸將請擊之公曰虜遠來利在速戰其
鋒未可當令毋得輕出謀告曰賊糧欲盡矣公稍出兵應之已而
綏德城告急曰賊益兵大至定仙山煙火皆滿公曰賊師其道諸
將皆疑公曰鷲鳥之擊必匿其形兵果來豈示人以衆此張虛聲
惟庸將乃疑耳終不大出兵賊侵漢地築城鄣暴掠尤甚公曰可
矣乃使李安李顯出綏德討逐出順安燕達出綏平賈翊出安塞
徽宥州及使人諭賊曰夏國誓侵城漢地其罪甚大若能悔過

悉聽汝還或不從誅無唯類既而賊棄順安走縱之餘皆拒官軍
諸將合攻之斬首數百餘皆棄城遁加檢校太尉改雄武軍節度
觀察留後再任秋夏人數十萬聲言將自西路擊延州公遣李顥
往東路視之顥未及塞馳還請濟師公復遣往已而賊果自東路
由金湯白豹川襲慶州公知秉常在宥州遣燕達將銳士悉破虜
近邊諸寨聲言擣虛取宥州遣田守度設伏要其歸路吳稹援大
順夏人聞之亟還守度要擊敗諸金湯虜衆遣歸韓獻肅公絳宣
撫陝西四路种諤帥師將取橫山公曰諤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
之過矣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韓公與公議出兵公力言不可使
蕃府與公論難公曰此舉不唯無功恐別生他變為朝廷憂以議
不合詔召還朝 上問公曰种諤取羅兀撫寧二寨或聞夏人復
欲取之當何如公曰頽速備撫寧則羅兀無患 上曰何也公曰
昔夏人取靈武先擊清遠然後靈州失守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
兵不多萬一用前策則必先取撫寧撫寧破則羅兀隨之 上深
以為然未及往備撫寧已陷遂棄羅兀明年慶州兵作亂關中騷
然諸郡皆茲言朝廷憂之拜公永興軍路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判永
興軍至鎮微言去備追巡羅兵皆還惟以重賞募兵吏入山谷禽
盜人情乃安徙判秦州充秦鳳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甘
谷城通渭寨皆扞西圍甘谷形勢孤絕民不樂業公欲增築五城
以安民心通渭舊乏水公欲移新城以就水泉默計城池廣狹功
力衆寡召諸將分命之曰趣往治新城期以十日諸將相目莫敢
出言公授以方畧亟遣行各至其地則土功攻守之具畢集不踰
旬皆成虜駭其神速不敢攻於是邊圉遂固王韶將開熙河依
相勢多為不法公案其罪韶引邊事以自解且乞他官覆按朝
遣大理丞杜純來治先移公判渭州純按詔事皆實宰相怒并坐
純更遣御史蔡確來公由是得罪落宣徽南院使知潞州未幾乞
河東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太原府明年復宣徽南院
使時遼人遣蕭禧來議地界 上遣呂大忠李舜舉與禧議手詔
問公方畧公悉奏之比人有降者衆謂宜納之公曰此得之何益
彼或欲交質於我何以拒之頃契丹駙馬劉三賈來歸仍上平燕

策朝廷恐以小害大尚且拒之此一番奴欲致我曲耳亟遣之楊復乞河東陝西招懷投來蕃部公奏駁之曰河東扼二虜之交與陝西異誓詔並書此以招納為戒今行楊復之議是自求擾也時朝廷有經畧四夷之意於是迎合獻言者甚衆公獨鎮以靜重務敦守盟好不求邊功熙寧九年交趾寇廣南潯邕欽廉詔以天章閣待制趙公尚為招討使內侍押班李憲副之已而罷憲更拜公為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略招討使兼湖南北路廣南東西路宣撫使尚副之公入見上問何以平南公曰兵不可前料願至邊圖上方略上問所須曰願得邨延河東舊將吏將行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物劔甲以寵之師次潭州遣知欽州任起攻永安州拔之朝廷初降勅榜諭溪峒公以蠻夷不知文告之辭乃直陳八事請散榜郡縣溪峒門州賊將黃金滿岑慶賓來降公遣和斌揚從先將材士數萬戰艦數百艘諸將將九軍及降附諸蠻水陸並進師次邕州遣曲珍討下雷諸峒降之又遣知邕州陶弼集左江諸峒酋會於軍次思明州公以謂廣源州啞吭之地兵甲精銳不先取之則有腹背之患偽觀察使劉應紀為賊謀主不禽應紀則軍聲不振遣燕達往一戰克之拔其城應紀出降師次決里隘遣張世矩攻之交人以象拒戰公使強弩射之以巨刀斬象鼻象卻走自踐其軍大兵乘之賊潰去乘勝拔枕榔縣曲珍攻門州亦拔之溪峒悉降交人伏兵於夾口隘以待王師公知之乃由間道堯頂嶺以進次富良江去交州四十里賊以夾口之計不及施亟以戰艦數百艘先趨富良壁岸下給告曰和斌揚從先且至軍中皆喜既至則交人數萬鼓譟薄官軍前軍不利公率親兵當之使騎揚言曰人師至矣賊少止麾下士勇自信公叱騎將張世矩主敏合戰諸伏皆發賊大敗蹙入于江者不可勝數江水為之三日不流斬首數千級殺偽大將洪真禽左郎將阮根乾德大懼奉表詣軍門請降納蘇茂門諒廣源五州之地仍歸所掠子女公與諸將議帥師濟江諸將曰九軍糧盡矣九征安南兵十萬夫二十餘萬冒暑涉瘴死亡過半存者皆病卒公曰吾不能覆賊巢俘乾德以報朝廷天也願以一身活十餘萬人命乃班師以乾德降表

聞約交人聽旨公入塞亦疾甚臥護諸將城順州及枕榔縣而還
詔赦交人罷宣撫司公上章乞閑郡養疾除判潭州朝廷以公不
能得交州降授銀青光祿大夫左衛將軍西京安置杜門不出者
十年讀書養氣以自樂 今上即位授左屯衛大將軍致仕明年
落致仕檢校司空知潞州武功縣男公不敢辭亟就治即告老不
許明年復廣州觀察使知河中府徑歸洛陽力請老拜左武衛上
將軍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元祐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薨於西京
嘉慶里第享年六十有七訃聞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公
娶史氏封平原郡夫人六男子忠良左侍禁忠諫左班殿直忠孝
承事郎忠臣西頭供奉官忠恕東頭供奉官忠賢左侍禁忠良忠
諫皆先公卒忠恕後公踰月而卒女八人通直郎夏大定大理評
事錢蕙承務郎胡士修宣義郎呂昭問內殿承制石舜賓承務郎
王東文廣濟主簿范埴皆其婿也一早卒孫男六人孫女三人公
初遭母喪慶帥杜杞以邊州金革從事例奪喪聽樂召公強致之
公涕泣就坐毀脊不勝衣遂罷罷去既詔許解官行服杞以錢四十

萬贈之公謝而不受奉養節儉慕范文正之為人性嚴重不妄言
笑為將領宿衛持法不貸下軍政肅然及守邊拊循士卒得其歡
心用兵先計而後戰善料敵伐謀戎狄畏其威名節制鄜延夏人
嘗寇秦鳳邊將范愿死之殺掠甚衆公檄宥州索所掠悉得之
神宗嘗問公八陣遺法公曰兵無常形八陣特奇正相生之一法
耳因為 上論之甚詳 上大奇之至延安使將吏以八陣教兵
父不能成公召諸軍曉金鼓營陣之法者得六十四人使人教一
隊頃刻而成先是鄜延雖多屬羌而無法制不足用公擇其勇技
出衆者奏官之皆激厲賈勇數萬皆為精銳兵械犀利為諸路最
善用將校每至所部使人人自言所能暇則閱試而記之故所用
無失慶州之役主帥歸罪偏裨既斬李信劉甫又治鄜延西路都
巡檢使白玉之罪玉見公託以後事且言不得終養老母公惻然
哀之曰君第以我不遣為詞力救之得免明年玉大勝於新寨
神宗謂公曰白玉能以功補過今立戰功皆卿之力也公每戰必
戒諸將先招懷而後戰鬪故降附多而誅戮少尤愛惜士卒南征

既上道有犯罪者或請從便宜誅之公曰若從此殺戮至賊境則我軍將盡矣命一如法令湏入賊境乃行便宜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故不以多級爲功嘗語其子曰吾用兵陰德多矣公雖以武立名然刻意學問書無所不讀日有程不中程不止自得於聖賢之意者甚多手自錄之曰竹庵精慮又取古人言行可師者撮劉向新序編次之以自鑑戒至於陰陽占候百工技藝無不精曉國朝故事四夷名邑用兵地名山川形勢成敗事迹莫不精究喜爲詩有五原閑江二集節制集五卷奏議五十卷經制集五十卷對境圖釋五卷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從太師之兆公在 仁宗時有功南海爲名將 英宗 神宗尤深知公遂大用之出入中外常爲重輕所至隱然如長城朝廷四方恃以爲安論將帥必以公爲首及南征困於瘴毒雖不得交州然洪真授首應紀面縛得五州之地全師而返交人畏藍遠不敢動公常言曰兵凶事也必有大獄隨之理勢自然無足恠者故公一謫不復振處之怡然晚居洛陽門庭寂如無人治家如官府子弟非冠帶不見及 二聖嗣位起公將復用之而公病寢久無意於世矣年未六十即自爲棺槨貯之居第每與交觀之幕府辟士極一時之選趙高初掌機宜未幾代公帥郵延其餘多爲名臣世以公爲知人初范文正最先知公獎拔之韓忠獻富文忠司馬文正及今丞相范公皆稱公不容口某從祖忠文公嘗曰吾游諸公間每見郭公言必及深遠觀知公之人與公之所知雖古之賢將何以加此孤忠孝以銘爲請辭不獲乃銘曰惟郭之先父氏自號世有顯庸以踐邦伯相相郭公允武允文出入四朝克成厥勳仁宗惟仁天德不殺疆理南海公初奮伐英宗惟英致肅四方公繼廷大震氏羗神宗惟神耀我聖武西守南征公爲方虎奮鬪交變自昔邦離帝命公往匪亟匪游披其五州炎荒是宅功成自危爲衆受責釋師十萬耽玩簡編樂以忘憂卒歲窮年二聖起公將收桑榆公以老告身與疾俱惟其成烈萬夫之特云誰無勇孰如父識不知禁人視其所知嗚呼郭公名則不夷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四

孔中丞道輔墓誌銘

荆公王

安石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四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因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充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曰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

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
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
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
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
有蛇穿其背數出近人人傳之以爲神州將欲驗以聞故率其屬
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
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
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
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 維志之求 行有險夷 不改其軌 權強所忌
讒諂所讎 考終厥位 寵祿優優 維皇好直 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 爲識諸幽

張御史唐英墓誌銘

張丞相商

英

張氏之先居卬州白鶴山蓋神仙之苗裔曾大公諱珂居蜀州新

張氏之先居卬州白鶴山蓋神仙之苗裔曾大公諱珂居蜀州新

張氏之先居卬州白鶴山蓋神仙之苗裔曾大公諱珂居蜀州新

津縣之新穿鄉娶鄉先生樊氏女是生大父諱湯娶劉氏是生三
子長曰禹次曰凜季曰文蔚字隱之即吾考也考娶江原馮氏生
五子曰軒英曰民英曰唐英曰唐英曰唐英考妣以唐英陞朝叙
封光祿寺丞長壽縣君以商英陞朝累贈朝議大夫祥符縣太君
考之行義詳於翰林學士范公景仁之內誌妣之賢淑具於樞密
直學士錢公醇考之銘詩茲乃得而畧邑唐英字次功少與兄軒
英刻苦讀書經歲不知肉味年十八州舉送至禮部再上遂及進
士第實慶曆三年也初調渝州決曹椽上興王正議五十篇翰林
學士孫公夢得奇其文曰吾蜀乃有此後生馬周魏元忠不足多
也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再調歸州獄掾與夷陵令蔣繁
种歸令鄧綰爲文友名聲籍甚荆湖間楊公元素以詩贈曰建平
之江悍以湍建平之山頑以峭天恐江山太寂寥故聚英才闔其
妙不然三子並國器安得皆官此遐徼白雲先生張少愚誦之曰
直詩史哉用薄格移襄州穀城縣令令圃多種量資種於民還其
陳而配賣以所得息饒多與鄧城相埒銓曹以所入厚薄目之曰

穀大鄧二次功至則以圃種柳千株作柳亭刻石誌之嗜利者聞以愧焉開古黃虜渠既田無慮千頃作諭民十篇以譬風俗初若迂闊於治既久而折崖諸鄉以野陋頑梗稱者子弟皆向學樂善彬彬有文化之漸漬於人也效緩而功遠於諭民見之矣代還恩薦格改著作佐郎 英宗即位覃恩轉秘書丞明年轉太常博士神宗即位轉屯田員外郎初 英宗自濮邸繼大統次功上慎始書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廟議作臺諫官相次黜逐熙寧二年詔舉臺官王禹玉范景仁同在翰林以次功言事有先見之明以名薦上次功在治平中 英朝不豫 慈聖垂簾大臣莫敢發諸副之議者次功奮不顧忌諱請立穎王爲皇太子 神宗知之特除殿中侍御史裏行賜對因問曰卿何尚衣綠耶對曰前此回授與父 上曰孝也以五品服賜之時 神宗方講求治道慨然上嘉三代而下陋漢唐左右公卿未有以中 上心者公以疏言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 陛下左右又言皇親負多祿後宜以服紀隆殺差降及言天下苦於力役不至有碎崖流離宜講求可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施行多如次功言皇親宗諤引外任使相例僥倖于求恃長上表詞語不婉次功彈劾之宗諤奪俸官僚罷逐宗室肅然盧士衡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次功奏人呼士衡爲迷龍圖鄆節制山東奈何不慎擇帥耶士衡降知列郡次功長於論議善言天下事每進見 上稱其忠將且貴之三年八月丁朝議公憂去官次功自爲小官迎侍二十年孝養備至偶朝議公懷鄉西歸卒於里舍恨不及見哀慕成疾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遂不起享年四十有三諸孤幼未有成立商英以其年十二月奉靈柩葬於成都府雙流縣之三珠里有文集若干卷紹聖三年次功之子庭玉年四十一矣既克厥家徙居廣安謂孤墳在蜀歲時洒掃不及從地理家得吉穴於南峯之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遷柩改卜來請銘誌謹涕泣而爲銘曰

汪洋浩博

長川巨壑

次功之學

煥爛繽紛

祥霞慶雲

次功之文

清真勁烈

危松皓雪

次功之節

卷舒闔開

急雷驚雷 次功之才 去何不壽 墮于壯齡 所蘊未究
吾門不昌 存我匪令 而墮其良 南臺之下 虎袍龍懷
英靈所舍 我既葬之 有子改卜 魂去來綏

沈翰林溝墓誌銘

荆公王

安石

公姓沈氏諱遵字文通世為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贈兵部尚書
祖諱某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為尚書員外郎公初以祖蔭補
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為第一大疑已仕者例不為第一故
以為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
而公所為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為也祀明
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判登
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
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
知其為材居父乃始以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為制誥遂以文
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鋤治蠶蠹所禁

四

四

無不改崇獎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 英宗即位召
還勾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
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
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
權知開封府公旦暮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
客皆怪之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他人如公坐視其左右
於是名實暴耀故自 天子大臣皆論以為國器而閭巷之士奔
走談說謹呼鼓舞以不及為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侍疾
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公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群
牧使兼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為朝夕
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 英宗聞公去尤悼惜特賜黃金
百兩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治平四年七月
一日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九日卒年四十有三男
子六女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幼夫人陸氏封
安定郡君公官至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

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嘗視事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該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不賢不肖尤詳視遇人必盡其理為政號為嚴明而時有從舍於良善貧弱既恤之尤至在杭待接賓客多所闕畧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死知與不知比其為之歎惜即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公錢塘龍居山皇祖尚書之兆銘曰

沈公儀儀

德義孔時

升自東方

其明孰虧

視瞻歎譽

無我敢疵

正晝而隕

嗚呼可悲

序傳有史

亦銘在詩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四

銘

